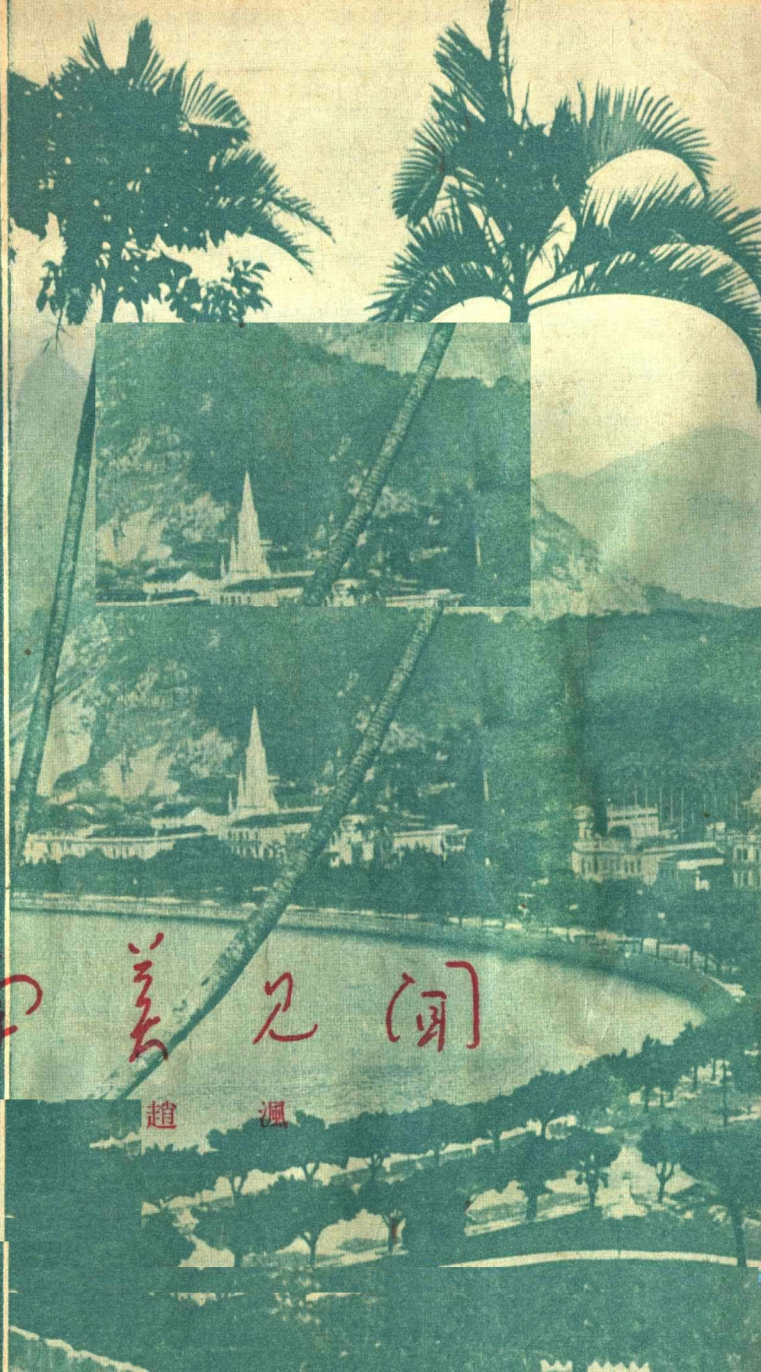


南 美 兄 同

趙 瀾



南 美 見 聞

趙 溫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8年

南 美 見 聞

趙 楓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紹 興 路 51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2 1/16 插頁 4 字數 42,000

1958年 7 月第 1 版

1953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統一書号： 3074 • 167

定 价：(7) 0.30 元

封面設計： 曹怀苏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公
园的雕像：“最后的酋
长”。



里約熱內盧的海邊，遠
處是“甜面包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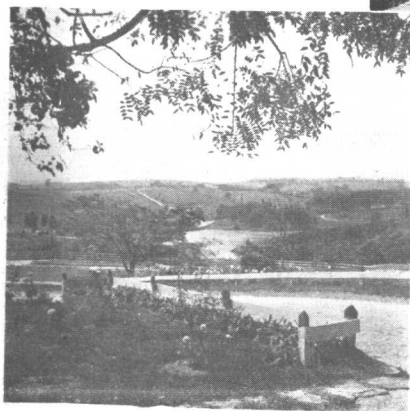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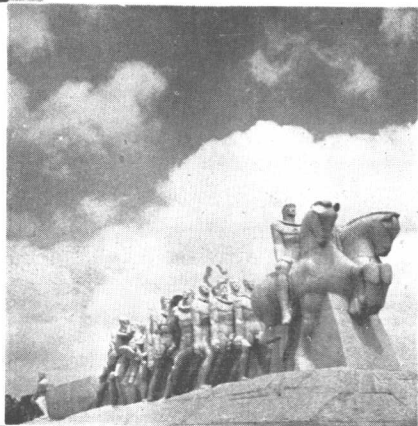


里約熱內盧的貧民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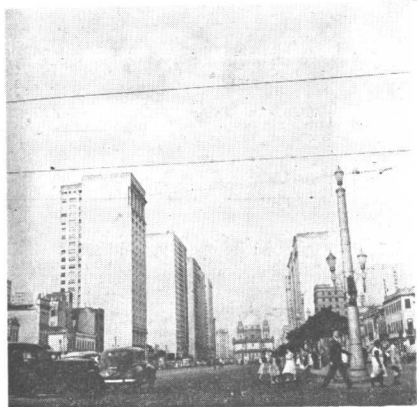
南美各城市到处可见的美国
连环画和画报的小摊，青年
是它们的老主顾。

圣保罗城建城纪念
的巨大雕像。



美丽如画的巴西咖啡
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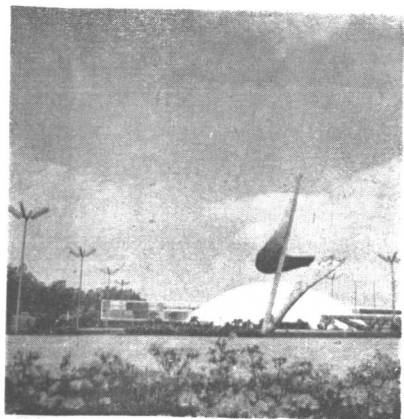
被認為近代发展最快的城市——巴西的圣保罗城。



圣保罗城到处可見的巨大的方形建筑，和街头的教堂形成鲜明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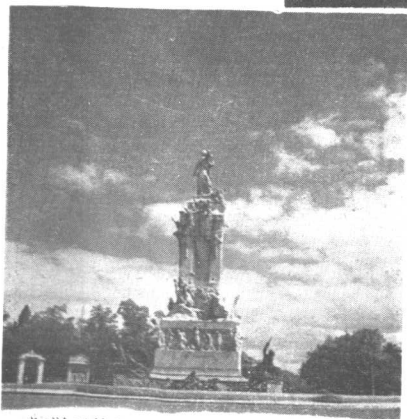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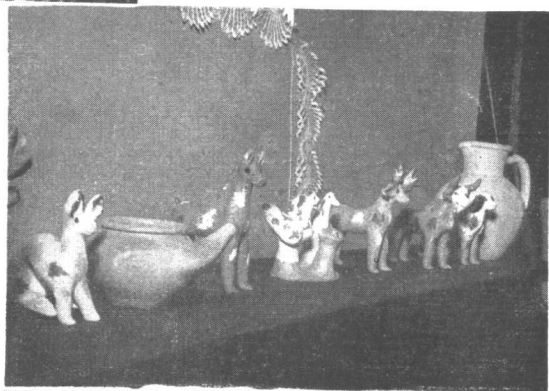
里約热內蘆的貧民区。居民要从几公里外去运飲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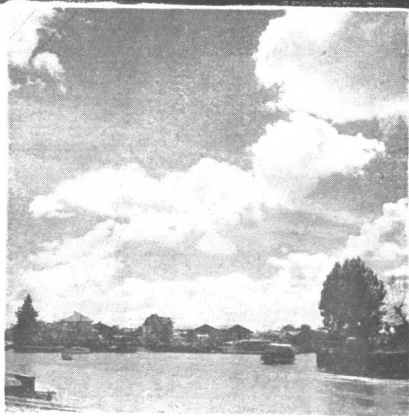


象征圣保罗城发展的纪念碑，
一个巨大的螺旋形塔，后面是
个展览馆。

美丽生动的巴西陶塑。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
头，到处是公园、雕像。



阿根廷首都近郊的游息地——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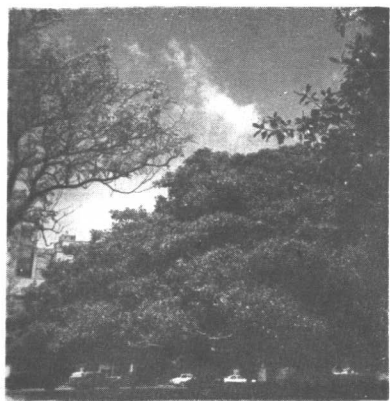
布宜諾斯艾利斯城的哥倫布
雕象。



紀念阿根廷“獨立”的銅雕。

銀河岸山的美丽的雕象。





樹蔭周圍達四——五百公尺的安布樹。



所謂世界上最寬的河——
銀河。



博物館中描寫“開發”
南美的壁畫，天主教神
父是殖民主義者的先鋒。

目 次

一	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1
二	航空公司的竞争	2
三	马德里和达卡尔	3
四	智利——“寒冷”的冬天	5
五	智利人民心目中的中国人	7
六	圣地亚哥印象	9
七	中产者之家的家常便饭	10
八	圣地亚哥的艺术生活	12
九	古典舞剧和现代舞剧	13
一〇	总统接见的风波	15
一一	印第安人的英雄	16
一二	智利大学的实验剧院	18
一三	大学生的体育游艺大会	19
一四	太平洋岸的旅行	21
一五	在“南美瑞士”的第一天	23
一六	世界上最宽的河	24
一七	“和中国贸易”的争论	25
一八	蒙得维的亚的剧院	27
一九	国际旅馆公司	29
二〇	里约热内卢——“正月之河”	30

二一	热情的“新中国之友”	32
二二	里約热內蘆的竟日游	33
二三	大使館，“賊窩”	35
二四	“流連”和“黑眼睛”	37
二五	狂热的“桑巴”舞	38
二六	又一次看到“桑巴”	40
二七	銀行所見	41
二八	“人不能沒有水生活阿！”	43
二九	“保羅人”的建城紀念	44
三〇	“非穿禮服不得入場”	46
三一	現代化的住宅	47
三二	巴西和中国	49
三三	印第安人的文化	51
三四	远托异国的华侨	52
三五	連环圖和酒吧間	54
三六	巴西的草莽英雄——“甘加奈羅”	55
三七	布宜諾斯艾利斯——好空气	56
三八	軍管的都市	57
三九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劇院	59
四〇	金子和沙土	61
四一	流亡的文化	62
后記		64

— 亚洲, 欧洲, 非洲, 美洲

1956年7月,我們,中国的70几个艺术家們,从北京搭飞机到南美洲訪問演出。这是一个漫长的旅途,沿途的飞机站是:北京——烏兰巴托——伊尔庫次克——新西伯利亚——斯維德洛夫斯克——莫斯科——布拉格——苏黎世(瑞士)——巴黎——馬德里——里斯本——达卡尔(法属西非)——納塔尔(巴西)——里約热內蘆——布宜諾斯艾利斯——圣地亚哥。智利的圣地亚哥是我們的第一个目的地。这是一次从亚洲到欧洲、再經過非洲、横渡大西洋并越过世界上两个著名的大沙漠到南美洲的长途飞行,但实际飞行的時間只有5天,从北京到莫斯科共2天,从莫斯科到瑞士1天,从瑞士到智利共2天。5天内,我們从大陆性气候的酷热的北京,越过戈壁沙漠到了凉风习习的烏兰巴托,8月的莫斯科已經可以穿夹衣了。瑞士更是欧洲避暑的胜地,人們都穿着欧洲人終年穿着的深色衣裳,禁止如有人穿着淡灰色的衣服,一眼看去便可知这是远道而来的旅行者了。但当穿过非洲的大沙漠,到达赤道旁边的达卡尔时,当地人只穿一件綫衫,太阳当头时吹来的是一陣陣的热风,連墙上的大壁虎也热得張着嘴,一动也不动地伏在屋檐下喘气。而智利和烏拉圭,下雨时还可以穿上秋大衣呢。人們在很短的時間内要适应不同的气候和時間的变化。手表上的時間总不能和飞机場的時間一致,明明太阳剛剛落了,手表却

指着两点。特别是从瑞士到智利，一連两天两夜的飞行，每当两只脚重新踏着土地时，头和身子却还好像仍在騰云駕霧一样。

即使在乘飞机旅行途中，你也可以到处体会到，你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資本主义世界，你是在法西斯的国度还是在殖民地区域。到处你可以感到，無論大事或小事，这都有着多么深刻的不同。

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机場中，你可以遇到亲切的接待；而在达卡尔或是里約热內蘆的机場餐厂，旅客不给小費便会遭到白眼相加的待遇；而在馬德里，机場的廁所窗口都站着暗探。

二 航空公司的竞争

西欧的航空公司正大嚷大叫地竞争着。你以飞机的式样新颖为题大做文章，他以飞机保持出事最低记录为号召，同样的航程有着相差极为悬殊的价格。瑞士航空公司为了向中国艺术家表示敬意，在专机上备有精印的美丽的菜单，而法兰西航空公司正大登广告：在航行中，只有在法兰西航空公司的班机上，能吃到欧洲最好的法国菜……。

我在伊尔庫次克等过飞机。飞机在机場上等候着下一站天气轉好的消息，如果没有安全的保証，旅客們无论怎么焦急，航空公司也不允許飞机起飞。从北京到莫斯科，飞机飞上四、五个小时便降落下来，讓旅客下机用飯。飞机經過检查后再起飞。但在西欧，总是連續八、九小时或十几小时的飞行，要

旅客們在飛機上吃飯。而包乘飛機，老板們考慮的是如何盡快使飛機到達目的地，以便飛機能及時轉到另一航綫上做生意。

記得是在 1955 年，我從荷蘭到波蘭去，認識了一位飛機上的“飛行小姐”。當中國藝術家到日內瓦演出時，我曾如約寄給她兩張請帖，請她來看我們的演出，因為這時她正在休假，住在日內瓦。演出結束後，她和她的弟弟一定要請我喝杯茶，她感動地說：“這是我第一次遇到一個旅客對我能認真地守約。坦率地說，我本來不相信你會執行你的諾言，這可能只是一句空洞的客套：惠而不費的人情。”也就是這位“航空小姐”告訴我，在西歐，航空公司只知道賺錢，因而十幾小時的不著陸飛行，對機上的工作人員也好，對旅客也好，都不能說是最好的安排，但這一來可以用“快速、節省時間”來招徠顧客，二來還可以更充份地使用飛機，却正合公司老板的算盤。當我聞到，為什麼歐美的民航機失事如此頻繁時，她認為這和歐美民航機盡量長時間飛行不無關係。而當我知道每架民航機無例外的都在保險公司保有意外保險時，這甚至於不得不使我懷疑到，怪不得民航機失事是報紙上常見的新聞，既然老板們都對自己的飛機保有巨額的保險，陳旧一些의飛機失事了，說不定還正中老板們的下懷呢。

三 馬德里和達卡爾

沿途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在馬德里和達卡爾機場上所見到、遇到的。

从苏黎世到达卡尔，有的飞机在馬德里是不停的，我們乘的阿根廷航空公司的专机，不知为什么却在馬德里停了半个鐘头。

大概是因为飞机上坐的都是中国人的原故吧，飞机場的休息室四周，到处早已站了警察和暗探。在休息室外的阳台上，一位警官还亲自把守着通道的柵栏門，看来，他們并不是防备我們走出他們的警戒綫，而是耽心我們和当地人有任何接触。就这样，我們象“疫病患者”似的，在一个专用的候机室里被“隔离”了半小时。而且當我們的一位演員漫不經心地想走向通向另一候机室張望一下那边熙熙攘攘的好奇的人群时，一位武装警察和便衣特务立即緊張的跟上前去。我們去厕所时，还发现連厕所的每个窗口外边，也有一个便装的“紳士”在看守着呢。

我們只是从天空中看了一眼馬德里，但佛郎哥警察却忙着警戒了大半天。

在里斯本，我們也只停了一、二十分鐘。从里斯本起飞，不多久，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了，我們想，这大概已經是非洲的上空。戈壁沙漠上，到处是砂和石，而这里，有时长着一些奇怪的不知名的灌木。飞机上也愈来愈感觉到悶热，原来已經快到赤道了。

到达卡尔时天快亮了，我們走下飞机，觉得連风都是热的。在机場的餐厅里，我們把濃黑的咖啡一連喝上两、三杯。在候机室的走廊里，小摊子上出卖象牙、烏木的雕刻，大多是黑人的头象和凶恶的鱷魚。用鱷魚皮做的鞋子、手提包，用蛇皮做的大鼓……真是一派的非洲景色。

餐厅的招待員全是黑人。他們招待我們非常周到，其中一个还把我们帶到走廊外边，指給我們看牆上、树下到处都是的大壁虎。褐紅的、半尺多长的壁虎簡直象小鱔魚一模一样，怪不得使一些女同志們赶快逃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到那里去了。

这时，招待員中的一位向我們示意要些小費，我們看到，象他們在这种机場餐厅工作的人們，脚上的橡胶鞋底都是穿了洞的，制服也是縫縫补补的，所以，虽然我們身上沒有当地的貨币，还是找出了一張 5,000 法国法郎的紙币来，作为我們全体几十个人的小費。

我們正要离开餐厅上飞机时，这个黑人招待員手里拿着這張紙币来問我：“这是不是你們給我們的？”这时，他身旁站着一个白人，一眼看去便知道这个白人是餐厅的管事的。最初，我們估計，这个黑人当着他們的白人头目的面問我們，可能是为了向这个白人表白：“看，这些客人是只給我 5,000 法郎，而不是更多。”但我們算一下，5,000 法郎也不算太少，按当时汇率，也合 20 美元了。也許，这是这位黑人为了要使他們一群黑人招待員持有這張外国貨币合法化，才特地証明一下給这个白人看，这錢确是这一位中国客人給他的。

这个黑人的面孔和他的这个意外的行动，至今我还不能忘記。

四 智利——“寒冷”的冬天

从北京到智利的圣地亚哥，这意思是說从东半球到西半

球，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据说，没有两个国家的首都之间的距离有比中国和智利更远的了。但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到圣地亚哥，实际上只用了5天的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說，除了沿途上下飞机和休息，实际的飞行时间約70多个小时。我們离开北京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夏天，而8月初的圣地亚哥，却正是冬末春初。

智利在印第安人的語言中就是“寒冷”。这个处在“地球末端”的南温带的国家，据說是世界上最狹长的国家，它的全长由南至北等于从瑞典到意大利，最寬的地方只有300公里，最狹的地方仅仅100公里。我們在飞机上带着氧气罩越过了白雪皚皚的安达斯山，飞机立即就降低高度向圣地亚哥的机场降落了。

初到南半球，最不习惯的是辨别方向，为什么太阳悬在北方呢？原来赤道是在北边了。

圣地亚哥城就在安达斯山下，这終年积雪的世界第二高山，有20,000多英尺高。每天，我們可以由旅館高樓的窗口眺望雪山的变幻，它被称为是圣地亚哥的美景之一。清晨，这雪山总是被云雾迷漫地遮盖着；一到中午便在太阳光下照射得令人不敢逼視；而下午，游蕩着的朵朵的白云飘在它的山腰。

我没有机会到智利的寒冷的南方去。在圣地亚哥，这被称为“寒冷”的地方冬天并不寒冷，人們穿夹衣就可以过冬。农民和牧羊人在田野或山地便披一块叫做“龐却”的外衣。这种外衣和一張毛毡一样，在中間开一条縫当作領口。这种用毛絨織成的“龐却”又輕又暖，傳統的色彩和花紋都是非常美丽的，